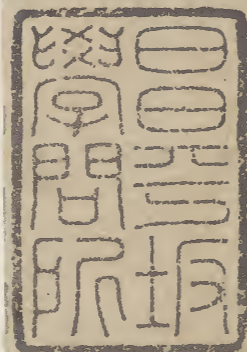


元豐類稿

三十一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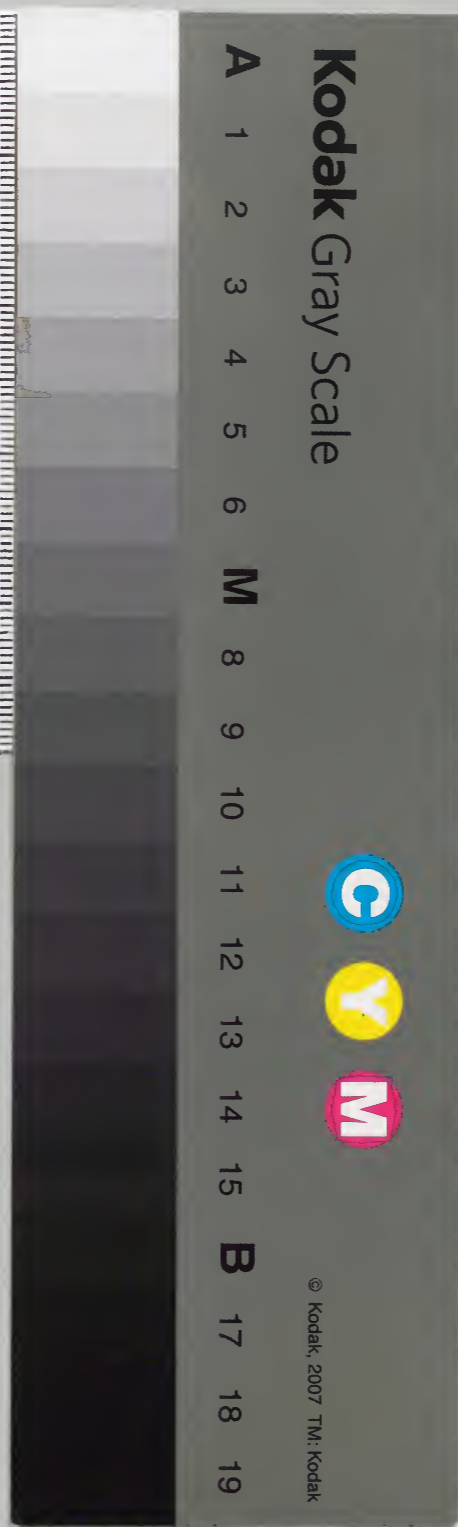
劄子  
奏狀



				漢書門
			一一七二七號	類
		一一三函		
	一一二架			
一一七册				

庫文閣內			
三五函		一一七二七號	漢書類
一一四架	一一七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727
冊數	17 ( 12 )
函號	315 70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一

淺草文庫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劄子

再議經費



臣嘗言皇祐治平歲入皆一億萬以上而歲費亦畧  
盡之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治平皆三二作萬餘員  
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治平皆一千萬以上是二者  
費皆倍於景德使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者  
可考而知皇祐治平郊費之端多於景德者可考而  
知然後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歲入如皇



南唐書 卷三十一  
祐治平而祿吏奉郊之費同於景德則二者所省蓋半矣則又以類推而省之以歲入一億萬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陛下謂臣所言以節用為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也令一作付之中書臣待罪三班按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為三班立都知行首領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別立行首領之端拱以後分東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借職皆領于三班

三班之稱亦不改初三班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廼總四千二百有餘至于今廼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蓋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於景德畧以三年出入之籍較校一作之熙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歲或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臣又畧考其入官之繇條於別記以聞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惟陛下之所擇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

者惟陛下試加考察以類求之蓋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夫財用天下之本也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以陛下之聖質而加之勵精以變因循苟簡之敝方大脩法度之政以幸天下詒萬世故臣敢因官守以講求其損益之數而終前日之說以獻惟陛下財擇

請改官制前預選官習行逐司事務

臣伏以陛下稽古正名脩定官制今百工庶務類別以明其於講求經畫皆出聖慮彌綸之體固已詳盡然推行之始去故取新竊恐百執事之人素未諭於其心習於其耳目一日之間或未盡知其任群吏萬民聽治於上者或未盡知所趨待夫問而後辨推而後通則必有煩阻之患留滯之虞若圖之於早定之於素則一日之間官號法制一新於上而彛倫庶政叙行於下內外遠近雖易視改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此臣所以區區之愚庶有補於萬一也今百司庶務既已類別若以所分之職所總之務因今日之

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立叙分名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鈞考有革有因有損有益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有當布於衆者自一事已上本末次第使更制之前習勅已定則命出之日但在奉行而已蓋吏部於尚書爲六官之首試即而言之其所總者選事也流內銓三班東西審官之任皆當歸之誠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令僕射尚書侍郎郎員外郎以其位之升降爲其任之煩簡使省書審決某當屬郎員外郎某當屬尚書侍郎某

當屬令僕射各以其所屬預爲科別如此則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矣曹局吏員如三班諸房十有六諸吏六十有四其所別之司所隸之人不必盡易惟當合者合之當析者析之當損者損之當益者益之使諸曹所主因其舊習如此則新補之吏不論而知其守矣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鈞考其因革損益之不同與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布於衆者皆前事之期莫不考定如此則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敘矣夫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新補之吏不論而知其

守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敎則推行之始去故取新  
所以待之者備矣其於選事如此旁至於司封司勳  
考功當隸之者內服外服庶工萬事當歸之者皆推  
此以通彼則吏部之任一作任不待政出之日而後  
辨推而後通也推吏部之事以通於百工庶職如此  
則體雖至大而操之有要事雖至變而處之有素一  
日之間官號法制鼎新於上而彙倫庶政敘行於下  
內外遠近雖改視易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區區  
之愚庶有補於萬一者在此而臣愚淺薄不知治體  
貪於傾盡而不知其言之妄採掇增損實待聖斷惟

陛下之所裁幸取進止

請改官制前預令諸司次比整齊架閣版籍等  
事

臣伏以陛下發德音正官號法制度數皆易以新書  
太平之原實在於此今論次已定宣布有期四方顛  
顛跂足而望臣切恐施行之際新舊代易之初庶工  
之間或吏屬因循或簿書緣絕其於督察漏畧檢防  
散逸彌綸之體不可不早有飭戒欲乞明諭有司架  
閣有未備者備之版籍有未正者正之凡憲令圖牒  
簿書案牘皆當次比整齊歛藏識別以至於官寺什

器九物之屬公上者亦皆當鈎考詳於簿錄庶於新  
舊更易之間得無漏畧散逸之敝非獨倣當今典領  
之懈且以絕異時追究之煩取進止

請以近更官制如周官六典爲書

臣竊以周制六卿各率其屬皆有分職見於禮經至  
唐自三省而下分命庶官亦各以其職事見於六典  
今陛下講求化原更定官制蓋俾憲垂法繇古以來  
其於大體有不可易者雖唐虞三代未嘗易也至於  
緣人情因世故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故雖唐虞  
之際極盛之時凡巡守四方則皆脩五禮而周人治

象之法亦歲有更革况於時異事殊而可以膠於一  
方之說泥於一偏之跡哉故陛下更制改作其彌綸  
大意則遠體周官而近因唐制此所謂於其大體有  
不可易者也至於從宜應變則解縱拘攣獨出聖謀  
不牽常筭此謂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也夫能審  
其不可易者而因之斷其不可不易者而更之惟當  
而已然後可謂明制作之體惟陛下聖性之卓故能  
處之無疑此非群臣之所能望也今更定官制其所  
先者在於使群臣庶位皆明知其職分職分既明然  
後在事者得各因其名以効其實而攷察者欲覈其

實則必推其名此作法之大要所謂不可易者也今庶尹百工分位既定宜有新書如周官六典明白之文使內外上下曉然究悉以熙庶績而康萬事臣適典明命亦得各以百執事所分之職載於訓詞以飭戒在列以稱陛下董正治官循名責實之意其書宜以時頒布以幸天下如體重事鉅其不可不易者文字論次尚有未周則百司所守小大之務亦宜先有條具委曲章明施於列位使人人皆知其任勸於赴功而臣亦得討論演暢見於王者之訓以副聖君勵精求治為世作則之心取進止

史館申請三道

臣脩定國史止依司馬遷以下編年體式至於書事隨便今畧具條目進呈其餘文義曲折難預為定例者須候著撰之際徐更隨宜候書成日為逐篇述傳繫於末卷以見論次之意蓋若預為定例恐於文義須至拘牽就例或有所妨其書事隨便今略具條目如左

- 一群臣拜罷見於百官表
- 一刑法食貨五行天文災祥之類各見於逐志

已上更不於本紀載述之類



一名位雖崇而事迹無可紀者更不立傳或善惡有可見者則附見之

一善惡可勸戒是非後世當考者書之其細故常行更不備書

右取進止

臣脩定五朝國史有令申請事具下項

一自宋興以來名臣良士或增有名位或素在丘園其有嘉言善行歷官行事軍國勲勞或有貢獻封章或有著撰文字或本家有碑誌行狀紀述之文或他人爲作傳記之類今來

所脩國史須合收採載述慮恐舊書訪尋之初有所未盡至今歲月已遠耳目所及者少或至漏略欲乞京畿委開封知府及畿縣知縣在外委逐路監司州縣長吏博加求訪有子孫者延致詢問諭以朝廷之意欲使名臣良士言行功實傳之不朽爲人子孫者亦宜知父祖善狀合要顯揚使得見於國史以稱爲人後嗣之義各令以其所有事迹或文字盡因郡府納於史局以備論次或文字稍多其家無力繕寫即官爲委官以官用傭寫字

人書寫校正其曾任兩府兩制臺諫之家須  
逐家一一詢訪無令漏略各限自指揮到日  
一月內取到文字發送史局其逐路監司州  
府逐縣長吏各具無漏略文狀連申  
一申中書向來編集累朝文字本局不見得從  
初名目及樞密院有編集機要文字并兩處  
有錄得累朝御札手詔副本文字欲乞令檢  
送本局以備討論取進止

臣脩定五朝國史據舊書及更加採摭以備紀錄外  
竊慮五聖臨御之日德音行事外廷有所未聞及自  
來更有紀述發明文字藏在宮禁者欲乞特賜頒示  
以憑論次所貴祖宗功德傳布方冊得以周盡  
右取進止

請訪問高驪世次

臣竊考舊史高句驪自朱蒙得紇升骨城居焉號曰  
高句驪因以高為氏歷漢至唐高宗時其王高藏失  
國內徙聖曆中藏子德武得為安東都督其後稍自  
為國元和之末嘗獻樂工自此不復見於中國五代  
同光天成之際高驪王高氏復來貢而失其名長興  
三年乃稱權知國事王建遣使奉貢因以建為王建

子武武子昭昭子佑佑弟治治弟誦誦弟詢相繼立  
蓋自朱蒙至藏可考者一姓九百年傳二十一君而  
失國其後復自為國而名及世次興廢之本末與夫  
王建之所以始皆不可考王氏自建至佑四王皆傳  
子自治至詢三王皆傳弟詢自天聖八年來貢至熙  
寧三年今王徽來貢其不見於中國者蓋四十有三  
年今陛下仁聖文武聲教之盛東漸海外徽所遣使  
方集闕下蓋高句驪文字之國也其使者宜知其國  
之君長興壞本末名及世次欲乞詔諭典客之臣問  
自德武之東也其後何以能復其國何以復失之嘗

傳

幾君其名及世次可數否王建之所以興者何繇其  
興也自建始歟抑建之先已有興者歟自天聖至熙  
寧四十三年之間而徽復見於中國其繼詢而立者  
歟豈其中間復自有繼詢者歟徽於詢為何屬如其  
言可論次足以補舊史之闕明陛下德及萬里殊方  
絕域前世有不能致者慕義來庭故能究知四夷之  
事非聲教之所被者遠不能及此取進止

貼黃欲乞諭畢仲衍因話從容訪問或來使未能  
盡對即諭以候歸本國討尋記錄因向後別使人  
附來

高驪世次

高句驪其先出夫餘王得河伯女因閉於室感日而  
孕生朱蒙及長夫餘之臣謀殺之朱蒙走得免至紇  
升骨城居焉彌高句驪因以高為氏朱蒙死子如栗  
立如栗死子莫來立漢武帝元豐四年滅朝鮮置  
元菟郡以高句驪為縣屬之  
立史失其世次王莽時發高句驪兵伐胡不欲行遂  
皆出塞為寇歸咎於驪嚴尤誘而斬之莽乃大悅  
更名高句驪王光武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復  
為下句驪侯其王彌史不著莫來裔孫宮立場安之間  
寇遼東宮死子遂  
成立安帝建光遂成死子伯固立比史云宮死  
元年也伯固  
死子伊夷模立伊夷模死子位宮立位宮死元孫乙

弗利立頻冠弗利死子釗立安立史失其世次而云  
以高麗王安為平

州牧晉孝武釗曾孫璉立晉太武時始遣使  
大元十年也璉死孫

雲立後魏孝文太和五年也  
南史云璉死子雲立雲死子安立後魏宣武  
神龜中

安死子延立延死子成立成死子湯立湯死子元立

隋開皇大業元死弟建武立建武之立隋末也唐高  
中皆伐之祖武德中拜遼東郡王

建武死弟之子葺立建武為蓋蘇文所斃更立建武  
弟之子葺為王自為莫離支專

國猶唐兵部尚書中書令之職正觀十八年遣李勤

代之十九年太宗親征高宗龍朔元年遣任雅相以

三十六軍水陸分途觀高麗之釁乾豐三年李勤拔

扶餘城總章元年李勤拔平壤城執葺拔其地蓋朱

蒙至葺有國葺子德武為安東都督武后聖曆二年  
九百年矣也後稍自為國  
至元和未遣同光天成間高驪國王高氏累遣使朝  
使獻樂工

貢唐末中原多事其國遂自立君長同光後唐莊宗時天成明宗時天德元年至長興二年二百六十四年通上九百年計高驪國王王建立明宗長興三  
一千一百六十四年王建遣使朝貢建死子武立武死子昭立建隆三年  
明宗拜為王建死子武立武死子昭立四年開寶  
五年昭死子伯立開寶元年太平興國二伯死弟治立  
太平興國七年九月遣使來貢制以治為王九年  
端拱元年來貢淳化二年遣使求印經詔賜之四  
年又來貢五年來治死弟誦立誦初立遣兵校徐遠  
乞師優詔答之治死弟誦立誦初立遣兵校徐遠  
不至咸平三年其臣吏部侍郎趙之遴命牙將朱仁  
紹至登州訪之州將以聞召見仁紹回因賜誦鈿函  
詔六年來貢乞誦死弟詢立大中祥符七年天禧元  
師優詔答之誦死弟詢立年五年天聖八年來貢

元豐類藁卷第三十一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二

南豐後學邵廡校刊

劄子

論中書錄黃畫黃舍人不書檢

臣初掌書命中書吏以錄黃畫黃并檢赴臣簽書其  
 檢中書舍人稱臣書名而侍郎押字至錄黃畫黃然  
 後侍郎舍人皆稱臣書名臣曾巡廳言檢草舍人稱  
 臣書名而侍郎押字恐於理尚有未盡且錄黃畫黃  
 并檢一體相須而成當書之官未有可以一書一否  
 也况錄黃侍郎舍人皆稱臣書名者事君之體固然

也其檢舍人不書欲以爲別異執政乎則錄黃畫黃并檢一體相須而成事君之體於例當一一書之盖方其嚴上則未有可以復伸下也伏尋故事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天下衆務無不關决其各執所見謂之五花判事故唐太宗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須執論比來遂無一言駁論若惟書詔勅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今舍人不押六曹惟掌書命而事干書命者又不書檢竊尋故事未有可據而然也或謂事干書命者有除改行遣因依故舍人不當書檢然向來書檢已連除改因依况

除改因依參於典故即無舍人不得預聞之理臣詳本朝之制官司佐屬盖有得書檢而不得書行移文字者未有得書行移文字而不得書檢者此又於理可疑臣固非欲書檢也顧緣職分不敢苟止伏乞攷詳理體斷自聖裁令臣得以遵守取進止

元豐五年七月

請給中書舍人印及合與不合通簽中書外

省事

臣檢會中書外省昨准門下省連到詳定官制所狀內事件有申明下項

一檢會官制所元豐四年十月七日上殿劄子元擬門下省印給事中印奉聖旨門下省印尚書

省印門下給事中印中書舍人之印尚書列曹  
別具攷定取旨餘兩省官并省務並用給舍印  
臣今看詳通進司文字既隸給事中合使門  
下給事中印  
一給事中廳狀勘會請到門下外省印未委合於  
何處收掌

臣今看詳上件印合係散騎常侍收掌如關  
則以次官

一給事中廳狀四月二十九日准詳定官制所發  
到狀二件爲分撥人吏并院子事各係申門下

外省今來未審係是何官書判施行

臣今看詳應申門下外文字合係本省散騎  
常侍以下通簽書

一狀後門下外省批已施行外五月六日送中書  
外省施行訖即却繳送合屬去處

臣今看詳逐項事件並只是指揮門下外省  
及給事中廳其中書外省雖准批送施行即  
未有定制中書外省及舍人廳事務明降指  
揮兼官制所狀內一項稱兩省官并省務並  
用給舍印又一項稱門下外省印合係散騎

常侍收掌如闕即以次官是則中書舍人及中書外省各合有印今來已有中書外省印其中書舍人之印即未給到未應得官制所狀內元定指揮及右省官除逐廳各有分職外其外省事務見今中書舍人與起居舍人通簽若將來常侍以下至正言員足消與未消逐一通簽如不通簽即未審合係是何官書判施行如合通簽亦乞明降指揮

右取進止

貼黃今後因逐司申明立法有與別司事體相同

者乞令便據逐司事務立條貴免更有申請重煩聖聽兼免逐司事體相同施行不一如允臣所奏乞立此條令今後應干修條處並依此又舍人諫官舊各有印蓋緣本職文字慮有事干機密難就別官用印故事中書舍人判省雜務

議邊防給賜士卒只支頭子

臣伏見真宗議封泰山問三司使丁謂隨駕兵士或遇泥雨支賜鞋錢動須五七萬貫如何有備謂奏隨駕之士披帶已重若有支賜如何將行欲令殿前都指揮使曹璨先問軍士路中或有支賜置隨駕便錢



一司各與頭子支便於兵士住營處或指定州軍各使骨肉請領一則便於兵士請領二則隨駕兵士骨肉在營得便到特支錢物甚安人心曹燦尋問皆曰隨駕請得何用兼難以將行若如此皆感聖恩遂定東封之計車駕往回略無闕誤臣竊以謂邊防給賜士卒可推此行之在公可省輦運在私可無負致營護之勞而士卒之家又速得錢物濟用伏乞詳酌如有可采出自聖意施行取進止

申明保甲巡警盜賊不曾上在

臣伏以周禮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推之至於五州爲鄉因其民以用之於田役追胥之事管仲於齊亦以五家爲軌推之至於五鄉爲軍以有三軍之制蓋生民之業資於衣食則爲農資於備禦則爲兵其所恃之理然也後世言兵者以謂九夫爲井此八陣之法所由出也五家爲軌此師旅之法所由出也以臣考之所以然者非三軍之政取法於鄉田蓋古者生民之業兵農非異務也自經界旣廢而兵農始殊秦漢之際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獄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亦比閭族黨卒伍追胥之遺事也今保甲之制自五家爲保推之至於

有大小保長有都副保正職承文書督盜賊與比閭有長鄉亭有嗇夫游徼非異意也臣昨守亳州毫爲多盜重法之地臣推行保甲之法以禁盜賊幸不至繆戾誠不自揆欲於保甲巡檢縣尉之法所以防慮盜賊者有所推廣以稱朝廷立法之意具下項

一諸處自來盜賊並是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或是本處素來無賴之人保甲之法使五家爲保蓋欲察舉非違之事一保五家若有一家藏匿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或一家有素無賴之人即四家無由不知而法禁之中不責其顏

情蓋比則人於鄉里誰肯告言若爲設禁防使不告官者因事發露則有相坐之刑人情自愛誰肯苟容此乃本立保伍察非違之意也所察舉者藏匿惡人之家所以爲人除患固非開告訐之路傷隣里之義也若藏匿之家自不能拏則惡人何所容入盜賊不禁而自熄理之所可必也欲乞指揮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保內不得舍止本處素來無賴之人保內湏以姓名申官官爲籍記係籍之人凡有出入並須告知本保若保內舍止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犯

人嚴斷同保不糾科不言上之罪保內有本處  
素來無賴之人同保不以姓名申官及係籍之  
人出入不告本保本保不糾亦並科不言上之  
罪犯人嚴斷所貴有所關防可以暗消盜賊况  
自來州縣亦往往有禁絕舍止浮浪及籍記惡  
人之處可以斷得盜賊別無擾煩兼保甲條諸  
保內有外來人如行止顯有不明即收領送官  
則是法意蓋已及此今來所乞只是申明更欲  
詳備伏乞裁酌施行

一伏見熙寧六年保甲條法保內如遇有賊盜晝

時告報本保長已下同保人戶即時前去救應  
追捕如入別保即遞相擊鼓應接襲逐元豐二  
年詳定上條節文諸保內賊盜晝時集本保追  
捕如入別保  
遞相告報襲逐舊

有舖屋及鼓處依舊仍輪保丁守宿未有處愿  
置者聽臣竊以謂元條及詳定互有詳略若合  
而用之則彌綸之意無所不備今欲乞指揮諸  
保內賊盜晝時集本保追捕如入別保即遞相  
擊鼓報應襲逐並置舖屋及鼓仍輪保丁巡宿  
如此則保伍之內既不得容止惡人巡宿之法

又備如有賊發則合力追捕措置無所不盡於  
本置保甲之意委曲備具亦古者井田守望相  
助後世置鄉亭徼循盜賊之遺法也

一伏見熙寧勅節文諸巡檢常於地分內巡警廨  
宇所在州給與印曆逐季點檢臣欲乞相度指  
揮重法地分巡檢縣尉常於地分內巡警每旬  
具所到地分申州仍給與行程印曆每季本州  
將旬申與印曆委官點磨違者取勘施行州不  
督察監司按劾以聞如此則制置捕盜之官事  
體均一理在必行不容苟簡之人得以廢法使

捕盜之官分巡不止保甲候望轉相承接盜賊  
所向輒遇譏察竊發之謀必自衰熄或有伺間  
不逞之人亦易敗獲右取進止

存恤外國人請著為令 不曾上

臣昨任明州日有高麗國界託羅國人崔舉等因風  
失船飄流至泉州界得捕魚船援救全度從此隨捕  
魚船同力採捕得食自給後於泉州自陳願來明州  
候有便船却歸本國泉州給與沿路口券差人押來  
臣尋為置酒食犒設送在僧寺安泊逐日給與食物  
仍五日一次別設酒食具狀奏聞臣奏未到之間先

南豐集 卷三十一  
八  
據泉州奏到奉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則臣存恤舉等頗合朝廷之意自後更與各置衣裝同天節日亦令冠帶得預宴設竊以海外蠻夷遭罹禍亂漂溺流轉遠失鄉土得自托於中國中國禮義所出宜厚加撫存令不失所泉州初但給與口券差人徒步押來恐朝廷矜恤之恩有所未稱檢皇祐一路編勅亦只有給與口食指揮今來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事理不同緣今來所降聖旨未有著令欲乞今後高麗等國人船因風勢不便或有飄失到沿海諸州縣並令置酒食犒設送係官屋舍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數日一次別設酒食闕衣服者官爲置造道路隨水陸給借鞍馬舟船具析奏聞其欲歸本國者取稟朝旨所貴遠人得知朝廷仁恩待遇之意取進止

請減軍士營教

臣伏見諸軍教閱之法並只合早教一次舊例有晚教者即更晚教向來教閱之法初行之時諸軍欲要訓練早得精熟是以早晚教外諸營更有營教今來訓練日久各以精熟甚有踏硬出格之人諸軍事藝見今分作三等欲乞相度其事藝在第三等者與免

營教一日在第二等者與免營教二日在第一等與免營教三日所貴人情悅慕升進得事藝者多乞賜詳酌指揮取進止

代曾侍中辭轉官劄子

臣蒙恩轉官已曾面陳及具劄子辭免懇誠雖切志願未諧夙夜省循不遑寧處是用再干旒宸伏望必賜允從臣以謏才當陛下即政之初勵精思治與在廟堂首當大任所宜佐陛下循守法度重惜名器使恩無誤施官不虛授四方觀聽知朝廷慶賞得宜則衆情必皆勸慕欲正其本當始於臣今若首玷寵榮

不知固避使朝野竊議上虧政理則是欲清其流而先濁其源致弊之由乃自臣始豈陛下所以屬任微臣之意愚情所以圖報萬一之心况祖宗以來進官之法或以歲月或以功勤今於斯二者實無其一於執政之內不為以事當遷欲貪厚恩何義而可伏望特回聖慈俯憐悃迫速賜德音遂其所乞至於國公戶邑則臣更不敢辭謹具劄子奏陳無任赤心懇激之至取進止

代曾侍中乞退劄子

臣近三上表及再進劄子以陰陽不調雨雪愆候乞

南豐集 卷三十一  
欲免黜蒙面諭不允仍降批荅令斷來章臣仰惟寵  
遇之厚恩旨之嚴固欲強顏趣於順命然信宿以來  
早氣轉甚臣夙夜震惕職思其憂所以不避冒煩至  
於五六敢祈仁聖必賜矜從此臣區區之愚義不得  
止者也蓋宰相職調陰陽災異即當罷免行之已久  
故事甚明今亢陽為沴經涉冬春隴畝之間焦枯日  
甚閭巷之內疾癘將興天戒丁寧咎自臣始陛下  
側身思變發於懇誠忘已憂人見於顏色以至詢訪  
周於列位請禱徧於群神聖心焦勞中外嗟仰豈臣  
之分尚得晏然雖陛下大恩欲終覆護而四方觀聽

責當謂何且臣少壯之時尚虞不職今齒髮已暮理  
當乞身欲貪寵私何義而可伏望察臣素守體臣至  
誠早回聖慈許從罷黜矧今舊德之老新進之賢求  
於朝廷所在森列取以代臣必致休證使臣得避賢  
者路退守丘園豈惟上厭天心下塞人望亦所以全  
陛下始終之恩成老臣去就之義况應天人惟在誠  
實臣既知當退豈敢矯誣所望睿明審加詳擇臣無  
任血誠迫切之至取進止

英宗實錄院申請

奉勅脩撰英宗皇帝一朝實錄伏以先帝功德之美

履被天下宜載方策傳之無窮而未有日曆至於時  
政記起居注亦皆未備今此論次實憂踈畧其於搜  
訪事迹以備撰述尤在廣博使無闕遺今取到脩撰  
仁宗皇帝實錄行遣案卷看詳彼處累次陳請乞搜  
探借應于合要照證文字前後條件本院亦合如  
此施行參詳類次作一併申請具下項

一文臣少卿監以上武臣正刺史以上或雖官品  
未至而事業勲績可書及立園之士曾經朝廷  
獎遇凡在先朝薨卒者例合於實錄內立傳欲  
乞朝廷特降指揮下鈐轄諸道進奏院遍行指

揮仍劄付御史臺開封府及審官院三班院流  
內銓入內內侍省閣門出榜曉示應係英宗朝  
亡歿臣僚合立傳者並令供納行狀神道碑墓  
誌等仰本家親屬限日近脩寫疾速附遞繳納  
赴實錄院

一應先朝曾歷兩府兩制雜學士待制臺諫官及  
正在刺史閣門使已上臣僚或因賜對親聞聖  
語或有司奏事特出宸斷可書簡冊者並乞付  
中書遍劄送已上臣僚委令逐人速具實封供  
報務要詳悉仍乞指揮進奏院遍行指揮應曾在



先朝任上件官位已經亡歿臣僚之家亦許親族編錄經所在官司繳進不得虛飾事節候到日並降付本院以憑看詳編脩所貴書成之日免致疏畧

一乞下中書樞密院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已前應有臣僚進獻文字曾送史館或留在中書剡刷名件及下史館盡底檢尋降付本院并宰臣與文武百僚凡有奏請稱賀上表所降批答亦乞檢尋降下

一乞下兩省及司封兵部吏部甲庫學士舍人院

據實錄院所關宣勅及詔書除目告詞如移牒暫借使畫時檢尋報應不得稽緩

一乞下禮賓院具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凡外蕃朝貢所記本國風俗人物道里土產詳實供報

一先朝臣僚有得罪譴謫者乞下御史臺審刑院刑部大理寺據實錄院所要案牘畫時供借

一乞下司天監自嘉祐年四月至治平四年逐年具曆日一本供報當院

一乞下三司令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

月八日已前應虫蝗水旱災傷及德音赦書蠲放稅賦及蠲免欠負並具實數供報當院

一乞下三司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應有制置錢穀稅賦茶鹽及權酒等凡千臣僚章疏論議廢置事件具錄供報當院  
一工部水監河渠水利凡有論議改更禮部但係郡國所申祥瑞貢院但干改更貢舉條制太常寺禮院但干禮樂制作事三司戶部每遇戶口陞降已上官司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令子細檢尋供報本院不得漏略

一天聖元年管勾修真宗皇帝實錄所奉修撰官李維等公文其間有事跡不圓處合係中書樞密院三司檢尋應副又緣事件不少竊慮差去分手不得到裏面檢尋是致逐時不檢到照證事件乞傳宣中書樞密院據李維等合要照證脩撰事蹟名件令合行分手等盡底檢尋應副免致有妨脩撰奉御寶批依奏治平元年脩仁宗皇帝實錄院亦奏合依中書樞密院檢尋合要照證事件乞依天聖初體例施行并乞差中書應奉國史文字堂後官魏孝先樞密修時政

記主事劉孝先候見當院書庫官等將到合要  
檢尋事件立便收接檢尋應副又曾乞差中書  
樞密院編文字官及乞於三司審刑院大理寺  
屬官內選差一員各令應副檢文字今來本院  
合要中書樞密院檢尋文字照證編脩欲乞依  
天聖治平初體例施行

一乞下管勾往來國信所契勘嘉祐八年四月至  
治平四年正月末以來所差入國按伴館伴官  
等正官借官簿等冊并語錄權借赴當院照證  
脩纂仍不妨彼所使用

一乞下玉牒所取英宗皇帝玉牒一本照會

一乞下中書編機房合要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  
四年正月八日已前改除麻制文字照會

一本院但干脩實錄於諸處檢借文字並須當職  
官員封記往還疾速應付

一乞下尚書司封疾速檢借嘉祐八年四月至治  
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中書除改百官官位姓  
名勅黃照證修纂



南豐文集 卷三十三  
之嘉頌獨遠清光得萬國之歡心庶將薄意干冒宸  
衷臣不任

進奉熙寧七年同天節銀絹狀

自天生德與世為歸屬當載育之期敢薦無疆之祚  
前件物輒備土毛之末用叅篚貢之餘遠守蠻荆莫  
預造庭之會仰懷象魏但祈難老之祥

進奉熙寧八年同天節銀絹狀

元命在躬方啓龍興之運鴻圖集祉爰開馭降之祥  
前件物敢薦服官用叅庭實緣易供之薄獻祝難老  
之殊祥

襄州乞宣洪二郡狀

右臣今任至今年九月成資已蒙差太常少卿孫頌  
替臣成資闕今臣去替祗有數月竊念臣為有私便  
欲乞就移洪州或宣州一任情願守待遠闕謹具狀  
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回避呂升卿狀

右臣伏奉勅命就差權知洪州軍州事充江南西路  
兵馬都鈐轄已發來赴任次今覩呂升卿授江西轉  
運副使伏緣臣先任齊州得替後呂升卿為京東路  
察訪於齊州多端非理求臣過失賴臣無可措拾兼

南豐文集 卷三十三  
臣弟布與呂惠卿又有嫌隙二事皆中外共知今升  
卿任江西監司洪州在其統屬須至陳乞回避伏乞  
指揮檢會臣先奏乞移洪州或宣州或東南一般州  
郡臣為母親見在饒州迺遷前去饒州伺候朝旨  
奏乞與潘興嗣子推恩狀

右臣伏覩本州人試將作監主簿潘興嗣五歲以父  
任得官二十二歲授江州德化縣尉不行熙寧二年  
朝廷察其高以為筠州軍事推官不就今年五十六  
歲安於靜退三十餘年臣竊以康定中徐復以處士  
收用辭不就得官其一子近王回孫侔皆以幽潛見

錄命下而回已死亦得官其一子李觀以國子直講  
退歸死十年亦得錄其後則國家之於激獎庶退既  
肆其所守又恩及其世蓋有故事今與王回同時見  
錄之人有孫侔而後又有興嗣處幽不改其操皆已  
白首然未有為上聞者故其子獨未蒙恩竊以康定  
至今幾四十年士之抗志於隱約而為朝廷所知者  
止此數人蓋枯槁沉溺其守至難故其人至少為國  
家者取而顯之使天下皆知士之特立無求於世者  
不為上之所遺則自重者孰不勉浮競者孰不悔可  
謂施約而勸博寵祿之所以勵世其實在此臣故敢

南豐文集 卷三十三 三  
以聞伏惟陛下幸察侔及興嗣躬難進之節遭遇聖  
時用王回徐復李觀為比加恩其子使斯人不卒窮  
於閭巷足以明示天下興嗣有子群年二十六歲孫  
侔今家真州謹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復吳中復差遣狀

右臣復見提點本州王隆觀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  
吳中復年六十六歲精力未衰志意甚壯歷事累朝  
嘗任諫官御史以直道正言能稱其職又任邦伯理  
兵治民皆有可紀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如中復之材有已試之效可謂明白方令中外任使

嘗患乏人如中復者豈可遂其閑逸欲乞召至左右  
使典司獻納或委以藩鎮使剴治煩劇必能上副憂  
勤不負寄任况中復年未當退又無疾病處之散地  
衆謂非宜伏望早賜收用以稱朝廷尚賢求舊之意  
臣忝任州長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

右臣準洪州送到勅牒一道授臣直龍圖閣就差權  
知福州交割本職公事以次官員發赴本任者孤遠  
之臣幸蒙收擢聖恩深厚誼豈敢辭伏念臣老母年  
高近歲多病臣弟布已移知廣州見赴本任臣若更

西華集 卷三十三  
適閩越則兄弟並就遠官犬馬之志不勝徬徨伏望  
聖慈矜憫特寢新命與臣一便地差遣所有勅牒臣  
未敢祇受已牒洪州寄軍資庫收管臣已交割本職  
公事與以次官員不敢於舊任處久住見迤邐前來  
聽候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福州舉知泉州陳樞久不磨勘特與轉官狀

右臣體訪得轄下知泉州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不  
下磨勘文字已十五年中間曾遇覃恩改官其於敷  
歷歲月積累勞能則考課常法蓋未及之列於郎曹  
為日已久方當朝廷崇尚廉素誠抑浮競之時樞獨

安於冲靜所守如此况樞操履純篤出自天資治行  
循良見於衆論自歷州縣及任淮南提點刑獄與今  
來再任泉州所至風績皆可稱紀伏乞特降指揮下  
審官東院檢會樞合該磨勘月日采其久不自陳特  
與優轉名曹以獎恬退臣忝備寄任不敢不言謹具  
狀奏聞伏候勅旨

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閑慢曹局或近京便郡狀  
右臣輒露悃悞仰干旒宸臣母老多病見居京師臣  
任福州臣弟布任廣州相去皆數千里臣犬馬之志  
實不遑寧臣昨移福州之日曾乞哀憐改授近地尋



南齊書 卷三十三 五  
奉聖旨不允不敢再請臣既到任屬所部之內寇孽  
遺類往往尚聚山谷居人未寧遠近疑駭而州之屬  
邑又有出於旱饑之後臣於此時正當竭其駑鈍復  
不敢以私計自陳自去冬及今春以來上賴朝廷威  
德蟻聚餘寇悉又殄除田疇之間連獲登稔今山海  
清謐千里宴然里閭相安粟米豐羨臣於所部乃無  
一事可以自効况臣到任今年八月已及一年遠去  
庭闈為日已久晨昏之戀誼難苟止則臣可以乞恩  
實在今日伏見朝廷至仁比來群臣之中有欲便於  
養親者並蒙聽許况臣母子各已白頭兄弟二人皆

任遠地今臣於官守又無可以驅馳之事伏望聖慈  
憫惻以臣老母見在京師與臣一在京主判閒慢曹  
局差遣或就移近京一便郡庶便親養臣雖糜殞曷  
報聖恩臣不任惶懼戰汗激切屏營之至

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右臣昨以老母在京而臣知福州臣弟布知廣州相  
去各數千里幸臣所部之內盜賊殄除年穀豐稔臣  
於守官既無驅馳之事而臣到任已及一年遠去庭  
闈為日已久奏乞聖慈哀憐以臣老母見在京師與  
臣一在京主判閒慢曹局差遣或移臣近京一便郡

南豐文集 卷之三 六  
庶便親養尋准中書劄子已降勅命差臣權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奉聖旨仰臣交割職分公事訖發來赴闕臣遂起離前來至洪州覩進奏院報已差臣知明州伏念臣已奔馳在路屈指計日望至親側竊計臣老母之心聞臣此來倚門之望固已深切今母子垂欲相見而臣忽他改差遣晨昏之戀既未得伸迫急之誠惟知涕泗且臣母子各已白首臣母近歲多病臣弟布又知桂州私門之內長子二人皆違左右而臣於兄弟之內又寂居長犬馬之志豈敢苟安况今所得明州足可迎侍臣不敢別有陳乞欲望出自聖

恩特賜矜憫許臣僕馬暫至京師迎侍母赴任不敢別有住滯伏惟天地之德哀而憐之臣欲候授勅後陳此懇誠臣見在道路恐慮勅命附遞前來或致遲延須至便具奏請所貴早得指揮不致別有留滯臣見水路前去所有朝旨乞降至真州以來付臣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明州奏乞回避朱明之狀

伏為本路提點刑獄朱明之是臣母之親堂弟牒明州檢到勅條竊慮合該回避須至奏聞者右謹具如前乞賜檢會如合該回避欲望聖慈念臣在外十有

一年已更六任幸遇非常之主職與內朝而自陛下  
即祚以來未得一親玉色人臣愛君惓惓希慕之心  
未能自棄爲日已久兼臣昨任福州已係遠地迎侍  
不得即老母多病見在京師人子之義晨昏之戀固  
難苟止二者於臣之心實爲迫切如臣合當避親臣  
不敢陳乞在京差遣只乞對移陳蔡一郡許臣暫至  
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使臣仰得就日月之光俯得伸  
犬馬之養臣至孤至遠之迹抱此微誠如不自言誰  
當爲臣言者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出自聖  
慈特賜矜許臣不任母子區區激切之情謹具狀奏

聞伏候勅旨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功德疏狀

彌月開祥本周家之極盛千秣紀節繇唐室之寢昌  
矧屬熙朝寔標華旦是敢虔遵象教恭啓法筵傾率  
土之歡心祝後天之遐筭庶偕動植永賴生成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銀狀

馯鳥之詩本商人之所自出生民之什原周室之所  
繇興矧屬休辰寔開令節生成之造雖難稱於大恩  
愛戴之心庶可將於薄物用祝乾坤之久永爲夷夏  
之依

進奉元豐二年同天節銀絹狀

人神祐助是開彌月之祥夷夏歸依方祝後天之筭  
前件物旅於庭實出自土毛仰瞻北極之尊用將微  
意願固南山之壽永庇群生

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右臣五月三十日伏奉勅命就差知亳州既近輦轂  
又便庭闈仰荷天恩俯從人欲非臣淺薄所能報稱  
伏念臣前奏中具陳在外十有一年已更六任幸遇  
非常之主職與內朝而自陛下即祚以來未得一親  
王色人臣愛君惓惓希慕之心未能自棄爲日已久

兼臣昨任福州已係遠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  
見在京師人子之誼晨昏之戀固難苟止二者於臣  
之分實爲迫切如臣合當避親臣不敢陳乞在京差  
遣只乞對移陳蔡一郡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  
任使臣仰得就日月之光俯得伸犬馬之養今臣幸  
蒙恩詔移守亳州如臣所請况亳州去京不遠欲乞  
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臣見已交割訖發離  
前來所有回降朝旨乞降至泗州付臣謹具狀奏聞  
候勅旨

元豐類藁卷第三十三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其十  
 其十一  
 其十二  
 其十三  
 其十四  
 其十五  
 其十六  
 其十七  
 其十八  
 其十九  
 其二十  
 其二十一  
 其二十二  
 其二十三  
 其二十四  
 其二十五  
 其二十六  
 其二十七  
 其二十八  
 其二十九  
 其三十  
 其三十一  
 其三十二  
 其三十三  
 其三十四  
 其三十五  
 其三十六  
 其三十七  
 其三十八  
 其三十九  
 其四十  
 其四十一  
 其四十二  
 其四十三  
 其四十四  
 其四十五  
 其四十六  
 其四十七  
 其四十八  
 其四十九  
 其五十  
 其五十一  
 其五十二  
 其五十三  
 其五十四  
 其五十五  
 其五十六  
 其五十七  
 其五十八  
 其五十九  
 其六十  
 其六十一  
 其六十二  
 其六十三  
 其六十四  
 其六十五  
 其六十六  
 其六十七  
 其六十八  
 其六十九  
 其七十  
 其七十一  
 其七十二  
 其七十三  
 其七十四  
 其七十五  
 其七十六  
 其七十七  
 其七十八  
 其七十九  
 其八十  
 其八十一  
 其八十二  
 其八十三  
 其八十四  
 其八十五  
 其八十六  
 其八十七  
 其八十八  
 其八十九  
 其九十  
 其九十一  
 其九十二  
 其九十三  
 其九十四  
 其九十五  
 其九十六  
 其九十七  
 其九十八  
 其九十九  
 其一百

元豐類藁卷第三十四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奏狀

乞賜唐六典狀

右臣伏見聖恩以新雕印唐六典頒賜近臣以及館閣竊以唐初以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參領天下之事以今僕射侍中為宰相之任然選士用人出兵授田刑罰禮樂至於工官所主則一本於尚書尚書侍郎分為六官郎員外郎各有攸司又分二十有四所以彌綸庶務至微至密其大則以永業口分之田制民

之產以租庸調制民之賦以諸府十二衛制民之兵  
三代以來其政最為近古太宗所以致治者蓋出於  
此其事至衆而舉之有條其體至大而統之有要可  
謂得建官制理之方明皇之世廼考尋舊章著之簡  
冊以六卿所總領則象周官名其書曰六典而開元  
十四年張說罷中書令為尚書右丞相不知政事自  
此政事歸中書而尚書但受成事而已亦其書之所  
記也則當是之時尚書已不得其職其所著者蓋先  
代之遺法也其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  
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信可謂善於述作者也臣

向在館閣嘗見此書其前有序明皇自撰意而其篇  
首皆曰御撰李林甫注及近得此書不全本其前所  
載序同然其篇首不曰御撰其第四一篇則曰集賢  
院學士知院事中書令修國史上柱國始興縣開國  
子臣張等奉勅撰蓋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寔任此  
官然則此書或九齡等所為歟不敢以疑說定也伏  
惟皇帝陛下神智聖性夙成自天方革敝興壞以脩  
太平之業繼唐虞之跡而稽古不倦勞及此書廼自  
禁中鏤版傳之以賜在位豈不以其官儀品式去今  
未遠而行於今者尚多將使學士大夫得而求之其

於就列皆知其任其於治體開益至多非聖慮所存規模宏遠則何以訓勵群臣委曲至此臣備數內閣以文學為職宜畧知典故不可以衰退駑鈍怠惰苟止故敢昧冒以請伏望聖慈依例賜臣一部使得伏玩思索萬一得奉清閑尚可牽強以備訪問不勝犬馬區區之誠貪冀恩私不知僭越其於罪戾所不敢逃干冒宸嚴臣不任

授滄州乞朝見狀

右臣伏奉勅命就差知滄州已起離前來竊念臣遠違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聖文武當天受命制

作法度以集太平之功群情顛顛孰不自願為能以托名於萬世而臣曾未得湏臾之間進望清光竊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馬之情固非一日之積今將至京師伏望聖慈許臣朝見臣不任

乞登對狀

右臣於十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對延和殿陛下假之以玉色獎之以德音訪之以治天下之道而及於當世之事其敝安在臣昏愚不肖不足以稱聖意遽言國家之大體則懼非臣之任毛舉天下之細務則又非臣之志是以不敢率然以對夫智之不明辭

南豐集 卷三十四 三  
之不敏此臣之罪也計臣之材與臣之位不敢以言  
高亦臣之分也退而伏念臣材質淺薄偶有好古之  
勤嚮道之志遇陛下高明光大方脩先王之政以集  
太平之功而臣藐在外服十有二年無銜玉之一言  
無左右之素譽地窮勢絕不敢期於自通分以孤愚  
老於踈遠屬陛下聰明睿智洞照群情公聽並觀不  
遺小善赫然獨斷察臣之本末超然遠御收臣於滯  
涸至於撫慰之私顧問之寵雖世之抱道德堪重任  
之士恐不能當豈臣之微所可輒得雖滅身碎首未  
足以報非常之賜其於傾竭肝膽以自效其愚忠有

出位之責猶不敢辭况親承聖問實臣吐盡誠素之  
時其不敢自默此臣愛君事國之義也竊以先王之  
治天下必有典籍以為當世之法傳之後嗣使永有  
持循故在夏書稱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  
殺無赦則夏之治天下之書曰政典也其在商書稱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  
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則商之治天下之書  
曰官刑也其在周書稱成王還歸在豐作周官蓋以  
董正治官之意訓告群臣今書周官之篇是也於是  
之時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所



謂經禮三百者周禮六卿屬皆六十蓋舉其全數則周之治天下之書曰周禮也三代以後時君所為務在苟簡紀綱憲度闕而不圖蓋遠莫盛於漢而孝文之世賈誼欲定官名議寢不用中莫懿於後周雖分六府之位以儀刑經禮而典籍無所傳聞近莫美於唐初以尚書六職本天下之治而不能修列其法論著於書開元之際始追次舊章以為六典而尚書已失其職然三代之後治天下之書有此而已今陛下以法制度數宜有所自故上稽周禮以官儀注措宜參近事故旁求六典則又質諸當世之宜裁以聖慮

始自三省至于百工皆正其名夫名正然後位定位定然後事舉名正位定事舉則設官致理之方盡矣使萬官千品各循其分彞倫庶績皆得其任然後陛下程其能等其實以章別幽明信其賞必其罰以推行懲勸庶務雖衆舉其目而無不周四海雖廣正其本而無不治况推尋采掇雖付在有司而是正準哉寔由聖斷至夫大法既具然後條分類別以陛下之所指授勒成一代之典明示四方使知出自聖作豈獨以之彌綸當今之務固當藏之金匱為萬世法臣愚固陋竊不自揆於夫經營之體損益之方所謂位

南豐文集 卷三十四 五  
定而事舉者欲進其妄意之滯見庶有毛髮之補然  
心之委曲難以書盡伏望特垂聖慈許臣上殿敷奏  
使臣得披腹心以稱前日 聖問萬分之一有足以  
上當天心臣死生幸甚俯伏待命臣不任

乞出知潁州狀

右臣愚不自揆懷犬馬之情敢昧萬死以聞不敏之  
誅所不敢追伏念臣性行迂拙立朝無所阿附有見  
嫉之積毀無借譽之私援在外十有二年更歷七郡  
雖有愛君嚮國之心託勢踈遠無路自通期於抱志  
沒齒而已陛下居法宮之深臨萬官之衆而臣以單

外之迹一介之微陛下廓四聰之廣出獨見之卓不  
繇臣之銜鬻不因人之黨助收憐拊慰勞問褒嘉語  
重意殊可謂非常之遇士之有大過人之材者殆未  
足以致此豈臣之鄙所當冒得日夜思念臣以庸下  
之器在隱約之中而獨爲聖主所知如此螻蟻之軀  
雖死不足以圖報今還朝以來甫及數月未有絲忽  
自效之勤而輒以私誠上陳臣之妄庸雖受誅絕之  
刑不足以塞責惟陛下察而哀之臣母年七十有一  
比嬰疾疹舉動步履日更艱難陛下處臣京師臣幸  
得侍庭闈以便醫藥聖澤至厚常恐不能克堪今臣

弟布得守陳州臣毋憐其久別欲與俱行顧臣之宜  
惟得旁郡庶可奉親往來以供子職而抱疾之親陸  
行非便今與陳比境許蔡亳州及南京皆不通水路  
顧穎可以沿流臣誠不自揆不諱萬死之責敢昧冒  
以請伏望聖慈差臣知穎州一任竊恐顧臨到任未  
久無例爲臣移易緣若候顧臨滿闕則臣弟布陳州  
却已滿任欲望特出聖恩許臣不候顧臨任滿交割  
臣愈寘寒陋蒙陛下特異之知未有錙銖之稱而顧  
子毋之恩規私擇便仰煩聖聰當伏斧鑕以須罪戾  
惟陛下哀憐聽咎干犯天威臣不任

再乞登對狀

右臣去冬再蒙聖恩賜對臣愚淺薄無軼倫之行絕  
衆之材徒於輩流粗識文字至於講求天下之務非  
敢謂能蓋嘗有志遇陛下紹天開跡大脩治具一言  
片善人人得以自効而臣流離漂泊藐在外服有深  
忌積毀之莫測無游談私黨之可因轉徙八州推移  
一紀無側行之一跡得參於御隸之間無嘗試之半  
詞得徹於巖廊之上心思消縮齒髮凋耗常恐卒填  
溝壑獨遺恨於無窮也陛下體生知之質起日新之  
政揆之以道以易漢唐五代之卑本之於身以追堯

舜三代之盛臣雖欲奮駑鈍頌備驅馳而處踈賤之中無可致之勢伏遇陛下明無不照睿臣滯跡之不容聖無不通采臣孤學之有得出自睿斷接之便朝所以詢謀撫納勉慰稱揚之殊皆非素望所及臣雖草莽之陋願非木石之頑蓋士窮且老身孤立於天下而獨爲聖主所知如此燔軀沈族豈足論報其於剖心析肝以効其區區之忠固臣之所不敢不盡也是以竊不自揆冒言當世之事陛下寬其不敏之誅而收其臆出之見謂有可以當聖意者臣愚蹇鈍分豈稱此蓋繇陛下神聖文武度越千載而虚心納下

無伐善之意徇已之情故兼聽廣覽小能薄技無所不錄而臣愚遭遇得以及此今臣備數轂下雖日得造朝而身不邇法坐之嚴凝耳不接德音之溫厚涉四時矣其畢忠願知之心惓惓之義豈須史廢哉伏念臣嘗言天下之經費以謂皇祐治平庶官之員倍於景德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待罪三班獲因職事考於載籍蓋官日益衆而守塞之臣有未稱其任者得以推其事實審其源流其於裁處之宜亦嘗畧窺其要竊欲飾其所聞敢終前日之說以獻陛下方日孜孜大有爲於天下內則更張庶事

南豐集 卷二十四  
外則經營四方如臣之說有可采者庶幾制天下之用以養財御天下之材以經武有助聖政之萬一臣於受恩非敢謂報庶以明臣犬馬之志未嘗不嚮上之所爲也臣又嘗言陛下方上稽周禮旁參六典以更定官制臣於經營之體損益之數願有毛髮之補伏聞百度已成萬務已定而臣曾不能吐一言陳一策庶得因國大典託名不泯今條分類別宣布有期臣誠不自揆以謂更制之日新舊革易之初彌綸之術固不可不有所素具竊欲自効少裨聖畫之緒餘臣於三者或萬有一得然事有本末理之詳悉宜得

口陳伏望特出聖慈許臣上殿敷奏干冒宸嚴臣不任

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

右伏以自來脩撰國史皆妙選衆材共當寄任今通脩五朝大典屬鞏專領已是一人而冒衆材之任顧鞏衰拙懼不克堪其今來所脩會要計三百卷脩纂以來經涉十有餘年編脩等官已更六人限至秋季末成書即今已是八月中旬某若依限脩進不惟須合考求首尾參詳得失仍更並須檢尋文字照據其間恐合更有更改損益不獨於鞏以旬月而求就十

有餘年之功又復於累已於國史是以一人而冒衆材之任懼不克堪而更益以會要一人而兼數人之任縱使容華添展期限緣五朝典章本末閎大不同小小文字自碩材力實不能兼况今來造本裝寫並已了畢伏乞更賜敷奏取自朝廷詳酌別賜指揮

辭中書舍人狀

閣門告報有旨更不得辭免不曾上

右臣準閣門告報蒙恩授臣中書舍人者竊以唐虞三代之君興造政事爵德官能之際所以播告天下訓齊百工必有詔號令命之文達其施爲建立之意皆擇當世聰明雋乂工於言語文學之臣使之敷揚

演暢被於簡冊以行之四方垂之萬世理化所出其具在此至其已久而謀謨訪問三盤五誥誓命之書刻之爲經後世學者得而宗之師生相傳爲載籍首吟誦尋繹以求其歸一有發明皆爲世教蓋其大體所繫如此逮至漢典雖不能比迹三代致治之隆而誥令下者典正謹嚴尚爲近古自斯已後豈獨彝倫粃教其推而行之載於明命亦皆文字淺陋無可觀采唐之文章嘗盛矣當時之士若常袞楊炎元禎之屬號能爲訓辭今其文尚存亦未有遠過人者然則號令文采自漢而降未有及古理化之具不其闕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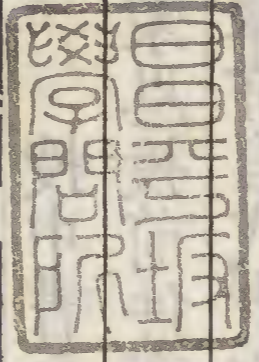
南齊書 卷三十四 十一  
伏惟陛下以天縱之聖闡明道術所以作則垂憲紀  
官正名皆上追三王下陋漢唐至於出口肆筆發為  
德音固已獨造精微不可窮測則於代言之任豈易  
屬人臣淺薄闇瞽學朽材下誤蒙陛下知之於擯排  
忌疾之中收之於棄捐流落之地屬之史事已懼瘵  
官至於推度聖意討論潤色以次為謨訓彰示海內  
茲事至大豈臣所堪况侍從之官寔備顧問而臣齒  
髮已衰心志昏塞豈獨施於翰墨懼非其任至於謀  
猷獻納尤不逮人伏望博選於朝旁及踈遠必有殊  
絕特出之材能副聖神獎拔之用所有授臣恩命乞

賜寢罷

授中書舍人舉劉放自代狀

蒙恩授前件官準編勅節文知雜御史已上授訖許  
舉官自代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朝奉大夫充集賢  
校理知亳州劉放廣覽載籍彊記洽聞求之輩流罕  
有倫比臣竊以謂引拔衆材彌綸世務至於博學之  
士固宜用在朝廷况今聖質高明究極今古凡在左  
右當備顧問之臣尤須多識前載然後能稱其職如  
彼所長寔允茲選况放累歷州郡治行可稱至於文  
辭亦足觀采兼此衆美臣實不如今舉自代謹具狀

奏聞伏候勅旨



元豐類藁卷第三十四



